

相关链接

前任高官杀子 惊动日本社会

2019年儿童节这一天,日本东京都练马区的一所民宅里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杀人案。44岁的熊泽英一郎在家中被人刺死,而凶手正是他的父亲、曾出任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和驻捷克大使、现年76岁的熊泽英昭。

至于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熊泽英昭称自己是不得已。在他看来,无业且沉迷游戏的儿子有“与世隔绝”和家庭暴力的倾向。熊泽英一郎对父母怨气很重,曾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父母“为什么要生孩子”,放话称“如果能获得杀人许可证,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愚蠢的母亲。”而正是因为事发当天儿子抱怨附近小学开运动会“吵死了”并与其发生争吵,熊泽英昭担心儿子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于是便动了手。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常年在家打游戏、不找工作靠啃老为生,有性格缺陷和暴力倾向、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年轻人,被害的熊泽英一郎完全符合当下日本人印象中“蛰居族”的特点。而熊泽英昭则是典型的“蛰居族”父母的形象,平常总是装作一切正常,几乎从不向身边人提及自己的儿子。

越来越多学生 不愿意去上学

2019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中小学生学习缺勤率创下历史新高,缺勤30天以上的学生有16.5万人,比2017年整整多了2.1万人。与此同时,学校学生自杀的现象也增多,2018年自杀学生人数创下30年来的新高,达到332人。

日本教育部的调查显示,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困难以及霸凌通常是这些学生选择逃避上学甚至自杀的主要原因。“学校生活太痛苦了。”在12岁的森桥友江看来,不得穿紧身裤、不得染发、必须用指定颜色的发圈、发圈不得戴在手腕上,这些事无巨细而又严格的学校规定让她难以忍受。森桥友江表示,自己在学校不愿意与人交流,“除了在家和家人说话。”而很多孩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了蛰居族。

为了避免这些孩子沦为蛰居族,“自由学校”在日本应运而生。森桥友江如今就在东京的一所自由学校上学。在这里,她不用每天穿校服,可以自由安排学习活动,去电脑房学习日语和数学,去图书馆看漫画书,气氛甚是随意。“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发展孩子们的社交能力。”在学校负责人吉川隆史看来,人际交往困难是大多数日本学生拒绝上学的根源,因此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学习,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适应身处人群之中。

日本上百万人常年足不出户拒绝上学工作 “租赁姐姐”敲开“蛰居族”心门

在日本,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不到1万人,但常年宅在家的无业“蛰居族”预计多达百万人。对于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急需更多劳动力的日本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按照厚生劳动省的界定,连续6个月没有上学或工作、一直独自宅在家、很少与自己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互动的人属于“蛰居族”。

2015年,日本政府对15至39岁人群进行的调查显示,大约有54.1万人属于“蛰居族”,而2018年对40至64岁人群的调查显示约61.3万人为“蛰居族”,其中46.7%的人已经这样蛰居了至少7年。

蛰居族被雪藏 但又亟需帮助

“蛰居族大多是因为恐惧工作环境中的人际交往。还有一些在念书时有过不好的经历,或者经历过灾难、事故或疾病。又或是迫于无奈辞去工作照顾老人,结果发现很难回归社会。”关注“蛰居族”长达20年的日本记者池上正树认为,他们并不都是因为懒,而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并不限于年轻人,“日本的社会结构使人一旦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就很难重回正轨”。

对于“蛰居族”的父母来说,家有这样一个孩子是件丢人的事,要尽可能保密,把孩子藏起来,但同时又想寻求外界的帮助,希望能让孩子走出房门。

晴人先生的儿子十多岁时开始拒绝上学。“刚开始,他偶尔还会出门买漫画书回来,后来索性就不出门了。”儿子突然成了“蛰居族”,令晴人与妻子感到无助。“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闭门不出,对此也毫无办法。”宅在家的儿子不仅不愿与人交往,还变得越来越暴力。“有两三次,我不得不报警,他动手打了我的妻子,打断了她的肋骨。”如今,晴人的妻子已经离世,但儿子依旧没有任何改变,让他感到十分无助。

晴人找到了一家名为“新起点”的非营利性组织,想要试一试。小栗彩子和敦子姑娘就在这里工作,她们的身份是“租赁姐姐”。

“租赁姐姐”上门 让他们走出卧室

“租赁姐姐”每周前往“蛰居族”家中一次,沟通一小时,一个月的费用为10万日元(约合6400元人民币)。她们的任务就是尝试与“蛰居族”沟通,帮助他们打开心扉,走出卧室,最终重返社会。

健太是个快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从小声音较尖细、与女同学关系较好的他遭遇了校园霸凌,同学总是嘲笑:“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那段时间,健太心情抑郁,几乎天天都会大哭一场。“我尝试过吃药,但没什么用。我将怨气发泄到父母身上,感觉自己彻底迷失了,有时候变得非常暴力,父母不得不报警。”成为“蛰居族”后,健太成了夜猫子,白天睡觉,晚上彻夜玩电子游戏,小栗彩子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他。

6个月来,小栗彩子不仅与健

在日本有这样一群人,明明已经成年,却不找工作,而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成天不出门,沉迷游戏,靠啃老度日。他们被称为“蛰居族”。

一群被称作“租赁姐姐”的日本女生出现在“蛰居族”的房门口,却用温柔、耐心和信任一点点敲开“蛰居族”的心门。



常年宅在家的蛰居族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日本“蛰居族”凌乱不堪的卧室



“租赁姐姐”与“蛰居族”交流,帮助他们打开心扉



“新起点”提供宿舍帮助“蛰居族”回归社会 本版图片 GJ

太说上了话,赢得了对方的信任,让他走出房门和自己一道出去吃饭玩耍,甚至搬出了父母的家尝试“自立门户”。尽管健太现在还没法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但他对未来有信心。“小栗彩子让我感受到有人在背后支持我,这与我独自一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她让我振作起来。”

让一个“蛰居族”重返社会通常要半年到两年不等,这些“租赁姐

姐”并没有医学或是心理学背景,只是在“新起点”接受了一些培训。

小栗彩子当“租赁姐姐”已有十多年,在她看来,与“蛰居族”打交道的技巧就是做好自己。“他们通常十分敏感,能察觉到你是假装对他好,还是真心的。”小栗彩子说,“做好你自己,平常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即便你迟到了或是感到累了。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与他人相处的过

程中感觉疲惫也是正常的,用不着刻意假装。”

并不是每一个“蛰居族”都爱与“租赁姐姐”打交道。敦子最近拜访的“蛰居族”就不那么好相处。她已经去了十多次了,依然只能隔着房门沟通,写信从门缝里塞进去。“开始阶段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得像是个老师,而像一个大姐或是邻居,一个关心他的普通人。一定不能让他们感觉被轻视了,或是感觉我试图操控他们。”

有一些“蛰居族”容易情绪激动,尤其是当他们感觉自己的空间被他人闯入,因此“租赁姐姐”还得时刻准备好自我保护。“我就被攻击过,他掐住我的脖子。”这次经历给敦子留下了心理阴影,“我再也不想回到那里去。”

过渡宿舍获真爱 成了“租赁哥哥”

学会独立生活是“蛰居族”重返社会的重要一步。然而,一些“蛰居族”在心理上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但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因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一步一步来。

为了帮助这些“蛰居族”顺利过渡,“新起点”为他们提供了宿舍。不过,要想住在“新起点”的宿舍,“蛰居族”必须上交手机,只允许在公共客厅里看电视,打游戏更是想都别想。“蛰居族”在这里可以兼职打工来挣钱缴纳房租。“新起点”和一些公司合作,提供在咖啡店、自助餐厅、面包店的工作机会,让“蛰居族”体验生活,逐渐适应外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在过去18年里,有约2000名“蛰居族”在“新起点”的宿舍住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其中八成已经回归了正常的生活。郁熊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还遇到了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另一半——小栗彩子。

“我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看电视就是生活的全部。我对自己不满,对社会不满,对人生彻底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一事无成。”30多岁时,在“租赁姐姐”帮助下走出卧室的郁熊搬进了“新起点”宿舍,认识了小栗彩子。“我们每天都会聊天,她说服我也当志愿者,做一个‘租赁哥哥’,去改变他人的人生。”如今,郁熊与小栗彩子结为夫妻,一道为帮助“蛰居族”奔走。 玖田